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厤志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授於寅正三正

並行而不悖何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或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敔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諸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與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章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然與何得比虞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尚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爲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觀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曰衞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衞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近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盛
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
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前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
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曆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
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
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
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
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
不
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
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
朔食晦公羊傳月食二日也包氏愼言云據厤爲三月之朔
日公羊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
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
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
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
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厤以爲二月朔均與殷厤不
合經三月有庚戌據厤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
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厤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
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厤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
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

二月

日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日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恥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鄢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齊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疏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言之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

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聽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箋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常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士忽爾殲亾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議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或衆去之則害立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孛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徵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蔽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者天謹而毀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

諂謀○衛州吁弒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弒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厤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弒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卽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

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 其或

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厤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若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儒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盎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盎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儒弱○諸本儒作懦按勘記云儒當偄之譌此偄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偄弱也可證釋文

孺乃亂反又乃卧反据音知本从耎今亦訛从需〇注不言
至食之〇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
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日是也
不故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日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
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
裁注云日下之月術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食之指亦郎釋从
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云之月食之也月
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饗云八月朔日日
月交會而日侵陰侵陽陀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
今月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
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
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
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
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
而日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
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
意足成其義加闡升雲中行中無本解洪範曰圖之文而後
人乃以圖闡升雲爲何以爲迎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
山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安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
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孔經無雙之人儒而後不省憶必不
然矣阮氏元纂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悟
語有字从月說文日月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相傳之故訓不然𠃵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時始見日有食之之何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者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專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知也亦卽闕疑專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據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所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也○據厤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謚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注據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

治凶服衣衾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入者注存在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弃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王者崩諸侯恐弃喪何臣子悲哀惻怛哭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士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弃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子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者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緊於父則嘗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几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君也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為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㒶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郎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癀也癀字譌白虎通㒶字不見字書釋當爲隕故爲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顚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卒士咸知故曰崩

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爲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顚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

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說題詞云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爲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殚見歺部作卒者叚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疏〕唐石經士曰不祿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

代耕而今送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
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
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
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
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
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
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
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
侯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
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
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
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
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
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
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
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
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厤爲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歧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

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

其稱尹氏何〔注〕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据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爲貶〔注〕据俱卒也〔疏〕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之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爲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

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疏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顓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大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幷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指皆同公穀譏世卿非譏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
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也盤
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
以所任賢謂之上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
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
序矣又立元郵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
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大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
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疏化擇不行故明君
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
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
憂下無邪匿行官能治臣下樂職恩疏羣生潤擇草木又建
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氏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
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無論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郎此譏世卿義也○注卿人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
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擅傾覆國家
又虛子孫肅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
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
欲無亂得乎哉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此之謂也適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尊司典職

冠所中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則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
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若敗言尹氏
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
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弒君不書氏示貶者弒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
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
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
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隱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
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
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弒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宜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
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議至絕之○過毛本監本同朱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卿

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也則舊疏本
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即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
當文已絕無用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
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
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
梁惠王篇閩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註謂
選其臣比周之譽鄉惡之徒論語曰眾好之必察焉又云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非眾惡之必
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删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
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
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
爲人君者服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
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
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
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若以譽爲功以毀爲
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
比周而敵賢百史羣黨而多殺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亾王曰善哉左右云賞不僭而刑
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
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據原仲不卒〔疏〕注據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

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常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為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為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辟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〇注時天王至奔喪〇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〇注恩隆至錄之〇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儐贊之人也按尹氏儐贊隱公即為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〇注日者至恩禮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

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卽當恩錄之故書曰此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卽賵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儐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據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薨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凡
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
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
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
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
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一命故
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
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人參謀
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
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
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者庶
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
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
○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
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
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
者也其祭統在一酳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
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
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恤若父存
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爲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荷而已矣

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稱使○下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崩在喪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佐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錫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旣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錫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卽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卽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

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蓋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

求金皆爲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
有賵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
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
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
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何氏不當求之意也
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之有其
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孟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　謚通于下〔注〕
云爾者嫌天予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疏〕舊疏云蓋詁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
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
亦引此文段校云蓋詁爲皆何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
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鄭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
皆而何用益字盧文紹云此有脫非也然則益通於下者謂
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予財多不當求下財少
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
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求
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
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益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
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辭不

可以不歸歟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

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

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

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

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

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

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麻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

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衞晉

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

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

以諱弑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

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

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

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

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

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卒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雖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謚也○杜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据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皆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殁之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

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大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褒郭本作褒○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鈞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之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僨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茌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為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為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為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月者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為八月十一月為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

殷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月爲不及時即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
禮大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
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
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
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
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
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
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
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
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
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寓肯云禮士三
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
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
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覓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
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
宜亦如鄭蘇之忘而作胥肯又据王制駁左氏或胥肯書成
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
婚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
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据疏
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
城北按閔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
升正柩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
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
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
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
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遺
車䙡半貝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禮器諸侯二重注天子

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圖弓國君七个遣車九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諸侯相誄此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冢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愒愒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愒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愒即渴葬之渴按說文歺部𣨛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瘵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愒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曰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藁葬即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爲草非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誤葬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慢傲不念早安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

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過時而日

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

隱痛也穀梁上之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葬衞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怠也解叚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揚雄元后誄作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衞桓公事見下五年衞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爲懈緩故不日

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

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衞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

衞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當時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

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卽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褒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弒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妣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無殺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亟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宇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此不若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盍者爾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爲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

注左師官勃名也

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省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

注所以遠絕之

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

公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也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爲弑者趙策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爲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於天子注納女猶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

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薨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作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為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弒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通義云督弒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若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即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弑令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不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嫡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遭人弒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安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責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

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

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惡
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
者當哀死閔患也荀疏云哀死者卽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
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
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得
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明禮之命此常事無
所書故但記卒記葬徐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
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
恩禮故春秋卽本其
事爲王者示法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三終

子汝蒸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四年盡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疏引世族譜云杞娰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淳于雖別郡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淳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淳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淳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淳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淳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

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境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夫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据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前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人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

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季女同○下十年取鄣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故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郜已在春秋前故加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隱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此錄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書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穀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吅部喌呼雞重言之从吅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吁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弒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弒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弒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弒音試傳作殺按皆作弒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弒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弒者正其名也弒其君殺其君也弒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杀聲弒於六書从殺省式声杀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弒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叚弒爲試斷無以殺爲弒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弒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弒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弒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弒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弒其君則賊之正其名曰弒定其罪曰賊賊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幾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外殺而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技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乖攸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家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注據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減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强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同義○郎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暫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

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弒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即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其既聞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弒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引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弒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國即此水也大事表任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

也又淸水亦謂之淸
故淸河縣有淸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
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
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
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
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
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
○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及相聘
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
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
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駮之
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
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
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
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而一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悉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段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肆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為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飾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段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別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在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聞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爲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者于廟故聘禮日不聘先君之祧既折以侯矣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于廟門之外出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嗣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將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鄙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常朝罷朝之時會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請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請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傳隱行內雖不知防彼彼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焉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傳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疏史記衞世家州吁立爲衞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衞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即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翬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翬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獨可知

翬者何公子翬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是也與弒公也注弒者殺也比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穀梁傳翬者何公子

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注弒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弒弒何也何間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通誅伐篇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何事可稍稍弒之說文殺部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注以殺訃弒雙声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告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翬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屬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于翬帥師戒之于般之弒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弒公奈何 疏 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惟無形者無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 注 諂猶佞也 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

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蓷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軌郎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合較此傳爲詳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隱公白否非○本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允爲春秋所許吾使脩塗裘吾將

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

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

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
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
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
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
吾將歸老爲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冢○注將老至終也
○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
故別居外邑釋文將音將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
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
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
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降
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
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營之業行即位之禮
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
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
書營塗裘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

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
昏禮記曰若衣若笄纓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
也謂恐此其言聞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
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
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
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吾爲

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㕭字之省說文㕭扣也如求婦先㕭叕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已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允子共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畢諡顧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

禍【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是職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巫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劇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覡女曰巫○皆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夫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悉之鍾巫尹氏所主卽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于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釋呂覽侈樂云作爲巫者高注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

覡說文巫部覡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覡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覡在女日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日神在女日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日淫祀淫祀無福則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弒并極言其弒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疏〕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衞世家云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其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全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郎濮水按水經濮水篇選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選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消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澤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屬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即哀廿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出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衞之閒晉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衞地昔衞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鄭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衞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即此與衞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衞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討賊之辭也（注）討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

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衞州吁弒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涖之者衞人而主之者石碏焉君子謂衞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讓失賊非也州吁弒桓公而代之爲君石碏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議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衞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衞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子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時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埽除弒君之賊也春秋曰衞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厲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書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衞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譏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譏之之義譏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爲君凡非鄭段可比幸石碏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爲討賊者

張義所謂貴
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是爲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其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屬先君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譏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二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疏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眾心之為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眾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眾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是人即眾故書衛人為眾詞也

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子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眾尹氏明尹氏立之非眾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為眾眾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眾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眾立之異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嘗與王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嗣壅矣君無變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郎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允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眾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眾立之爲立篡也當据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眾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麗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眾立之則不能無惡故舊人以善其得眾書立以見其篡美剌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于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于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郎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告在衛人之立之也循有討賊功又順與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

徵毎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
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
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
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眾者猶不兇於篡其不得眾
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
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
舊疏云刺桓嗣了失位即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矣而
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
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
桓公被弒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
與主得機重明甚故春秋衿所不刺也○注大國篡例月○
舊疏云即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足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
月者彼注云移惡于晉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即僖二十
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
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
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眾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叚借字也孔疏云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據浚洙也疏注據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籚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彳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是部還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人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貍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 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疏 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許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賈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頗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實楙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賓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劉本臨本毛本同别本冈作綱釋文障作鄭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扇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孝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

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
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
與上下文不屬
矣亦未諦當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
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
例時從行賤略之疏 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
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
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
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
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
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
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
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
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
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
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馴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對采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之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
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
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
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
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杜云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
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
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
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
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
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
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
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郎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
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
魚于棠棠卽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
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尙爲
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
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据杜注居與棠自爲二
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
西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衞桓公秋衞師入
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
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
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
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
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
播爲九流出龍門也淮者均也均其務也濟者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疏】舊疏云即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之葬衞桓公是也桓公見弑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衞師入盛【疏】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郕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郕皆从成得聲故通

上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郕都又剛縣西南有盛鄉
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按廩丘在范縣閒與剛父
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衞縣與范地不相屬恐
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衞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
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衞滅
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
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入例時
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注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棫樸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鄭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明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

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為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馬氏驌解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庶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為追書者之嘗景按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為師觀義疏最明大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以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見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足以師為軍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眾也雖後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眾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眾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雖舉將名不言帥師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

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
師者一旅之眾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坐舉其
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
序列則將率師眾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
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
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
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
緯文也宜爲方伯二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
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
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
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
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皆屏之臣也任兵
革之重出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
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
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
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稍盡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
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
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
緣二軍得二萬五千人緣領後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
倍千師矣鄭氏若臨領謂古春秋位爲之眾皆稱師似亦不
專指二千五百人之
數均與何氏殽異
將尊師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

百人也衞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疏〕注衞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廧鄂本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廧此誤宋本廧字剜改牆本作將按此牆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

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衞師入盛是也〔疏〕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

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衞是也〔疏〕注鄭人伐衞是也○見上二年冬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故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卽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卽將尊師眾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

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拔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
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
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
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
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
也故士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
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
○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往云言
大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夫不自往遺大
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彼往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
弱諸侯背叛莫背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
死師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侮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
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僮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
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
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敵考矣不
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卽依人爲解也通義云見此傳
知經難以稱人爲貶至國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
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氐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子次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九十四終